



圖▶ 癌症疫苗研發成功AI  
於人類，二〇二五年的第一個好消息來了。經過數十年的探索與努力，癌症疫苗的研發正迎來新的曙光。

得益於mRNA技術和個性化醫療的突破，癌症疫苗的開發在近期取得了顯著進展。特別是Moderna和默克公司聯合研發的黑色素瘤疫苗mRNA-4157在臨床試驗中表現良好。如果進展順利，該疫苗會在今年獲得美國FDA的批准。此外，英國國家健康服務系統(NHS)與BioNTech合作推出的「癌症疫苗啟動平台」也計劃加速數千名患者參與結直腸癌、胰腺癌及黑色素瘤等mRNA疫苗的試驗。

癌症疫苗的核心在於個性化定製，通過訓練免疫系統識別並攻擊癌細胞的獨特基因特徵，提供精準治療。研發過程首先需要提取患者的腫瘤樣本並進行基因測序，接着識別突變基因中可能產生的特定蛋白質，這些蛋白質能被免疫系統識別。最後，根據這些信息有針對性地製造疫苗。疫情期間mRNA技術的發展顯著加速了這一過程，使整個流程如今可在六周內完成。

然而，個性化癌症疫苗的製造過程複雜且成本較高，因此研究人員也在探索「即用型」癌症疫苗的可能性。這類疫苗通過針對常見的腫瘤標記物，不僅降低了生產成本，還可以惠及更多患者。同時，癌症疫苗在癌症早期治療中的潛力也備受關注，例如與手術或化療聯合使用，以提高治療效果並減少復發風險。更有研究人員提出，未來疫苗可能作為預防性工具應用於高風險人群，以阻止癌症的發生。

今年將是關鍵的一年。這不僅是驗證過去數十年努力的機會，也是癌症疫苗從實驗室走向現實的轉折點。科學家們堅信，癌症疫苗將成為人類抗擊癌症的新利器。



## 老人多故

歲末回家，聽父母絮絮講述幾位老友的近況。某某查出卵巢癌，手術摘除後還要化療九次。某某胃裏長了大息肉，繼先生胃癌開刀後自己也入院手術。還有某某不顧高年體弱，硬要出國旅遊，結果一跤摔得肋骨、恥骨骨折，醫生建議保守療法，他必須臥床靜養至少一個月等。

雙親今年八十，他們的朋友也都年過古稀了。所謂「風燭殘年」，說的就是老年如同風中殘燭，風稍大一點就可能造成不可預估的後果。而且，一人生病，舉家不安，老人有恙也給家人帶來了更多負擔。但老人有權追求自己的愛好，過自己想要的日子，突然改變生活方式不是好事。像年輕時熱愛旅遊，常在外頭東奔西跑的，老來拘在家裏可能會導致抑鬱。重要的是要自己掌握尺度，量力而行，不能用二十年前的老眼光來看待問題。

對生活充滿熱情是好事，值得鼓勵。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進入老年這個新的人生階段，體力、精力都會有所下降。畢竟不是小年輕了，心理上再不老也要尊重客觀事實，凡事不可硬上。熱愛壯麗山河的，也許可以短途旅遊或就在當地休閒，不見得非要出國。喜歡運動的，平日鍛煉可縮短時間、降低強度，不一定要跑到某個速度或距離。社交高手不用拚酒、划拳，以茶會友也能舉座皆歡。時尚達人仍舊時髦，才藝票友繼續逐夢，只要懂得適可而止，自得其樂就行。

然而我們都有非理性的一面。人不瘋狂枉少年，而老人有時比年輕人更固執。更何況知易行難，認知和實踐之間難免存在差距，老人的朋友、家人要耐心引導，耐心陪伴才好。



最近，在多個視頻平台看到小品《黛玉播播間》。在這個時下流行的單排喜劇作品中，演員COS林黛玉，讓林妹妹開起了直播，大觀園裏的絳珠仙子變成了直播間中滿嘴話術、喊大哥、打PK的帶貨博主，維妙維肖，密集梗爆。黛玉自艾自憐的心態被無縫銜接到網絡文化裏的「陰陽」。黛玉特有的語氣、金句化用到網絡語境之中，竟然很有「笑」果。當寶釵在直播間發起PK邀請時，黛玉揶揄寶釵的那句「早知他來，今日我就不來了」被演員化用為「早知你

播，今日我就不來了」，令人忍俊不禁。黛玉的粉絲叫「黛家軍」，寶釵的粉絲名為「拆遷隊」，也折射出在網上大行其道的粉絲文化。  
在黛玉直播間的貨架上，既有她名字諧音而帶的「玉」，也有咳血不沾的高科技納米羅帕，還有八竿子打不着的大黃桃。帶貨之時，黛玉連舞帶唱，真情假意，對榜一大哥撒嬌賣萌，勸「劉姥姥」理性消費。一時間，我等觀眾恍惚不知是在讀《紅樓夢》還是刷直播間。  
黛玉進了直播間，固有調侃經典

之嫌，卻也是頗為成功的「二創」。作為喜劇新形態，它比那些拿殘障者或底層人士等弱勢群體「開涮」的段子，或自以為是的低俗笑話高明多了。錯位是喜劇的必備要素。借助於直播間這一網絡新平台，演員既完成了時空錯位，也完成了角色錯位，黛玉好強的性格底色和伶牙俐齒的人設得到了保留，但又營造出強烈的反差效果。節目裏的「黛玉」還抱怨自己簽的公司選品失誤，讓她被迫與孫悟空比賽賣桃，「打工人的焦慮」布滿屏幕，節目的現實意義隨之拉滿，而

這正是好喜劇所應有的。  
其實，在「玩梗文化」中，林黛玉早已突破次元壁，以「林黛玉」的形象晉位「網紅」了。而經典文學作品裏的人物以及文化名人在網絡空間中被重新定義和解讀，亦不失為當下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



逢周一、三、五見報

## 建立你的故事庫

叫人追悔莫及。故事庫的存在，就是為了幫助我們避免這樣的錯誤，因為只要故事庫有足夠多的故事，我們才有選擇，確保我們在合適的場合，跟對的人，說一個好故事。

在此，我必須提醒大家，有些故事或情節，可能非常有吸引力，但如果這些故事屬於別人，而我們卻未經允許就說了出來，那就有違說故事的人的最基本倫理守則（而我必須承認，我也犯過類似的錯，非常後悔）。因此，我們應該時刻反思：這是我的故事嗎？我有權分享嗎？我可以取捨某些一部分嗎？如果我已經將

故事轉化，提取了它的精髓並加以創作，那還有任何細節指涉到當事人嗎？這些問題與答案，都可以記在故事庫。

回到建立故事庫的方法，實在簡單。你可以用筆記本、卡片，甚至電子表格來整理。我曾經有幸一睹一位藝術家的「創意表格」，他在列表上記錄了他想到的一切創作想法，而他的藝術家人生就是將這列表上的想法一一實現。

在故事庫裏，你可以記下任何跟故事有關的東西，包括有趣的資訊、故事的核心內容、為什麼你要講這個

故事、你幻想中的聽眾與讀者、你下一本書的書名、角色的名字、角色的原型人物、意想不到的場景等等。  
一個好的說故事者，也是一個努力的故事收集者。尊重故事、管理故事，那麼，你便能夠想像、創作、分享更多的好故事。



逢周一、五見報

## 《燦爛的風和海》

《燦》劇主要由兩組男女角色建構故事，包括從內地旅居澳門多年的藝術策展人陳嘉慧、來澳參加比賽的職業賽車手韓俊豪；另外，從深圳來澳門拍攝廣告片的麥又歌，以及她工作期間認識的地道青年徐君樂。兩對男女的背景，與澳門近年的文旅發展息息相關。當中麥又歌為澳門的酒店拍攝宣傳片，過程中展現了澳門各個旅遊景區的面貌，同時亦引領觀眾穿梭大街小巷，呈現澳門舊城區的獨特氣質。  
《燦》以男女感情膠纏包裝劇

情，故事主旨更重要是展示澳門的社區人情味和經濟動力。全劇並沒有呈現澳門以往為人熟悉的娛樂場所，而是突顯澳門東西文化交流之下的新興項目。除此之外，徐君樂的父母在澳門經營多年的傳統中式餐館，亦成為當地美食的象徵代表。  
《燦》劇的演員組合亦別具心思，飾演陳嘉慧的內地女演員鍾楚曦本身原籍廣東，她在劇中主要以普通話說台詞，同時亦能以流利粵語與地道角色交流。全劇不乏香港和澳門的演員參演，曾獲得「香港小姐」冠軍

的謝嘉怡在劇中飾演陳嘉慧的同事，她的洋化外表符合角色形象，散發著青春活潑的女生朝氣。《燦》劇篇幅適中，交代故事之餘，充分發揮澳門作為旅遊城市的魅力。當中韓俊豪參與的賽車場面，刺激程度可以媲美電影製作。



逢周一、二、三見報

## 民間藝團的驕傲



充滿現代感和活力。  
接着是由國樂團創辦人梁志鏘親自指揮創作的《大埔剪影》，以五個樂章描繪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大埔今昔風貌，輔以畫作及圖片，為十人樂隊奏出的音符提供視覺層次，滿富效果

（見附圖）。例如第二樂章《鳳凰蝶影》，以輕快三拍節奏通過弦樂及木管奏出蝴蝶翩翩起舞。接着《哭嫁》採用客家音樂素材，開始的鑼鼓聲，配合市集照片，奏出氛圍。之後大提琴和中阮等鋪墊，小提琴以滑音描述出嫁女不捨依依，最後鑼鼓漸弱，有若花驕遠去，效果央然。《救救沙羅洞》是全曲較沉重的一節，低音大鼓及笙等配合放映的荒廢村屋，與後來重建後轉奏大調形成對照，也帶出微笑。

同樣形成對照是下半場兩首為大提琴獨奏編寫的作品，廖啟賢創作《心的枷鎖》的困惑與無奈，與黃學

揚《維港夜曲》以優美旋律描寫渡輪微風，各有抒發。最後張珊珊的《花影長歌》，以五首西洋歌劇裏的花兒為題材，由女高音阮妙芬逐一演繹，成為音樂會壓軸之作。  
據悉這套曲目今夏將在巴西演出五場，讓這場預演更添意義。



逢周一見報

## 一套「回懟術」

是個高的「濃縮的才是精華」；也可以同「帥得獨樹一『枝』」那般，說「這是顏值壓的」；更或者也壓低對方，「你要想和我交流得先低頭」，甚至回懟「你高得像一根木頭樁」。

有一次作家賈平凹去學校開會，主持人要他站起來讓學生們看一下，賈平凹站起來躬腰點頭，掌聲雷動，主持人又說：「同學們這麼歡迎你，你站起來麼！」賈平凹說：「我是站起來的呀！」當面不好多辯解，他就把這個故事寫進文章裏，說並不嫌自己個頭矮，因為「人不是白菜，大了好賣。」這水平不愧是文壇老手，「回懟」得淺白，卻高明。



逢周一見報

又過一年，相比皺紋更密，頭髮越發疏少。過年見面，嘴上留情的親朋會委婉地說這是「貴人不頂重髮」，或者「富礦上面不長草」之類，而遇到有人說「你怎麼都快『禿』了」，聽了實在扎心，想回懟這叫「帥得獨樹一『枝』」，怕只會引來更多嘲諷。

如果說禿頭是後天影響因素較多，屬可預防可改善，在「高、富、帥」成為多數人擇偶擇婿標準的今天，個子矮小則是更難改變的「硬傷」。有個同學到十二歲就不再長個子，大家給他起綽號「離天高」，每到過年，都拿他作比個子的標桿來看這一歲長了多少，這讓他相當煩惱。

文學名著裏，武二郎矮得連上床都得搭梯子，王英因為五短身材被稱為「矮腳虎」，哪怕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也被牛魔王嘲笑「你身不滿四尺」。個矮的人該怎麼反擊呢？可以回覆「天塌下來，先砸的都

即使已經過了一個星期，那晚在香港文化中心欣賞舞劇《李白》時受到的震撼，依然歷歷在目。相比起舞台劇、音樂劇、話劇，我看過的舞劇就很少了。走入劇場前，我還在擔心舞劇這一藝術形式，會不會因為沒有台詞和對話，而少了一種重要且信息密度很高的表達方式，造成同一時間內所包含的信息容量有限，進而無法講述太過複雜的故事。

但隨著舞台大幕的拉開，我「新世界的大門」也被打開了——其他的藝術形式，即使有對話、有台詞，傳達角色內心世界的情感一直是更難也更重要的。而舞劇，恰恰擅長於此，台上舞者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在視覺上美輪美奐的同時，更加巧妙而準確地傳達着角色的內心世界。很多場景之下，即使可以讓角色說話，我覺得都是多

餘的，「此時無聲勝有聲」。而且由於舞劇的特殊之處，角色並非始終處於一個寫實的場景之中，所以即使在同一個舞台範圍之內，舞者也可以配合音樂與燈光在現實世界與內心世界中「無縫切換」，觀眾也不會有不協調的突兀之感。

我這粗淺蒼白的文字，無法全部表現中國歌劇舞劇院「國家隊」舞者們的舞蹈之美。看到這篇專欄的讀者，如果與之前的我一樣，對舞劇缺乏了解，那麼下次看到有舞劇的演出，不要猶豫，走入劇場，給自己一個機會去感受舞劇的獨特魅力。



逢周一、三見報